

北斗丛书

ZHONG GUO SAN WEN SHI

中国散文史

陈柱

CHEAN ZHU

北斗丛书



ZHONG GUO SAN WEN SHI

中国散文史

陈柱

CHEAN ZH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散文史 / 陈柱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9
(北斗丛书)
ISBN 978-7-5399-2804-3

I.中... II.陈... III.散文—文学史—研究—中国
IV.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8883 号

书 名 中国散文史
著 者 陈 柱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宋晓州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6.2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804-3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吾国文学就文体而论，可分为六时代。一曰，骈散未分之时代，自虞夏以至秦汉之际是也。二曰，骈文渐成时代，两汉是也。三曰，骈文渐盛时代，汉魏之际是也。四曰，骈文极盛时代，六朝初唐之际是也。五曰，古文极盛时代，唐韩柳、宋六家之时代是也。六曰，八股文极盛时代，明清之世是也。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而为八股。散文虽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骈文虽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以至乎四六专家，八股时代，凡为散文骈文者，胥不能不受其影响。此文学各体分立之后，不能不各互受其影响者也。

复次，文学者治化学术之华实也。吾国之文学，又可分为七时代。一曰，为治化而文学之时代，由夏商以至周初是也。二曰，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春秋之世是也。三曰，为学术而文学时代，战国是也。四曰，反文化时代，嬴秦是也。五曰，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两汉是也。六曰，为文学而文学时代，汉魏以后是也。七曰，以八股为文学时代，明清是也。凡天下之物，不能有偶而无奇，亦不能有奇而无偶。凡文之自然者亦莫不如是。此秦以前之文，为治化学术而文学，所以奇偶皆备而不能分也。迨后则人力之巧渐加，天然之妙渐减。两汉之世，则已渐趋尚文学，故骈俪之文渐多，而奇朴之气日少矣。汉魏之际，子桓兄弟，以文学提倡于上。子桓且言文章为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故自兹以往，士人遂皆专重文学，而骈文遂如日之中天。至唐韩柳辈出，提倡文学改革，去六朝之今体，复秦汉之古文。然其意亦为文学而文学，非复秦汉以前为学术而文学矣。自尔以后，不外骈散二体之角胜。若八股则骈散二体之合者也。自八股兴，则举世且为八股而文学矣。为文学而文学，故文学之体则甚尊，而文学之质乃日衰矣。何谓文学之质？学术是也。若为八股而文学，则文学亦卑矣。

吾尝以谓文字者语言之符号也。然语言随口而出，难以急亟雕修；文字笔之于书，可以从容润色。言语不畏详繁，文字宜求简要。故文字与言语，不能离之太远；亦不能合之太近。离之太远则为古典，骈文是也；为艰深，辞赋如班扬，古文如苏绰樊宗师，是也。合之太近则为方言，为别字，如殷之盘庚，晚周之墨子，是也。是二者皆不足以行远，均有违乎辞达之旨。得其中者惟春秋战国，自墨子而外，其文词语气大抵相类，虽间用一二方言，为数亦仅，度当时方言之异，决不如是之简也。诸子为文，当亦力去鄙倍，以求其近雅而易识矣。今夫方言之不一，省与省殊，县与县殊，乡与乡殊，而古之与今又殊，倘必令文字与言语为一，以方言入于文字，则异地异时，孰能识之哉？是直区吾国为千百国，且复使后代之人不能读前代之书，而使此千百国者又胥为无文化之国而后已也。夫方言之不统一，方将力求所以统一之道。今于既统一之文字，独奈何必从而分裂之，隔绝之邪？吾观数千年来之文学史，虽骈散奇偶，浅深难易，互相角胜，以要以不与言语相离太远与相合太近者为能通流。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北流陈柱柱尊自序。

一、所述各人履历，多据史传，并书明某传，然亦有节省太多者则书名从略。

二、文学史最重阐明源流，本书有因源以及流者，亦有因流而溯源者。

三、所论各家之文，贵有例证，而例证尤忌割截，古之美文一经割截，则其美全失，如割截美人之口鼻以论其美也，故本篇除篇

幅太长不得不节录者外，所录皆全篇文字。

四、所书诸人姓名别字，均随行文之便，并不画一，诚以吾国各籍称谓原不一致，强而一之，青年读他书，一遇异称，反多不能识也。

目 录

序	(1)
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夏商周秦)	(1)
第一章 总论	(1)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自夏商至春秋)	(3)
第一节 总论	(3)
第二节 夏代散文	(4)
第三节 殷代散文	(12)
第四节 周初散文	(15)
第三章 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之散文(春秋时代)	(19)
第一节 总论	(19)
第二节 学术大师孔老之散文	(19)
第三节 史传家左丘明之散文	(23)
第四章 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战国)	(31)
第一节 总论	(31)
第二节 阴阳家之散文	(36)
第三节 墨家墨子之散文	(39)
第四节 儒家孟荀之散文	(43)
第五节 道家庄周之散文	(48)
第六节 法家韩非之散文	(52)

第七节	名家公孙龙子之散文	(55)
第八节	杂家之散文	(58)
第九节	纵横家苏张之散文	(61)
第十节	钟鼎文学家之散文	(64)
第五章	反文化时代之散文(秦)	(67)
第一节	总论	(67)
第二节	反文学者李斯之散文	(69)
第二编	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两汉三国)	(74)
第一章	总论	(74)
第二章	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两汉)	(79)
第一节	总论	(79)
第二节	辞赋家之散文	(80)
第三节	经世家之散文	(86)
第四节	史学家之散文	(89)
第五节	经学家之散文	(94)
第六节	训诂派之散文	(102)
第七节	碑文家之散文	(106)
第三章	为文学而文学时代之散文(汉魏之际)	(110)
第一节	总论	(110)
第二节	三曹之散文	(112)
第三节	建安七子之散文	(117)
第四节	吴蜀之散文	(121)
第三编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晋及南北朝)	(126)
第一章	总论	(126)
第二章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127)
第一节	藻丽派之散文	(127)
第二节	帖学家之散文	(129)
第三节	自然派之散文	(133)

第四节	论难派之散文	(135)
第五节	写景派之散文	(143)
第四编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唐宋)	(147)
第一章	总论	(147)
第二章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148)
第一节	古文家先锋元结之散文	(148)
第二节	古文大家韩柳之散文	(151)
第三节	韩门难易两派之散文(附孙樵)	(161)
第四节	矫枉派之散文	(169)
第五节	艰涩派之散文	(172)
第六节	浅易派之散文	(176)
第七节	晚唐五代之散文	(178)
第八节	宋古文六家之散文	(180)
第九节	道家学之散文	(193)
第十节	民族主义派之散文	(196)
第五编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明清)	(207)
第一章	总论	(207)
第二章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	(208)
第一节	明真复古派前后七子之散文	(208)
第二节	反七子派之散文	(214)
第三节	明独立派之散文	(221)
第四节	清代桐城派之散文	(224)
第五节	清维新以后之散文	(238)

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

(夏商周秦)

第一章 总 论

骈文散文两名，至清而始盛，近年尤甚。求之于古，则唯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周益公“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之言。自此以前则未之见也。夏敬观云：“骈文义本柳宗元骈四俪六一语，顾未以名文也。《说文》驾二马为骈，《庄子》骈拇与枝指对举，于义皆未美。大抵唐以后，韩柳之学大倡，承其流者各囿门户之私，务标异以示轩轾，治偶文辈又苟习庸滥，取便笺奏，不能求端往古，以尊其体，而骈义之非，遂无辩之者。李商隐且以四六诬其集，其颠尤甚。清李兆洛昌言复古，汇选汉六朝文树之圭臬而不悟立名之误。”（《匊厂文稿序》）夏氏以骈文一名于义无当，是也。吾谓散文一名，尤为不通。《庄子·人间世》有散木一名，与文本相对。郭象曰：“不在可用之数曰散木，可用之木为文木。”《荀子·劝学篇》有散儒一名，与法士相对。杨倞注“散谓不自检束，庄子以不材木为散木也。”夫无用之木为散木，无用之儒为散儒，则散文云者岂非无用之文邪？《说文》肉部“馐，杂肉也。”《说文》肉部“楛，分离也。”散文与骈文相对，其本字当为楛，盖取离散之义，与骈合相反也。然文体而取义于离散何邪？故有正名者出，骈文散文二名，必在所当去

矣。原散文一名，清之骈文家最喜用之，孔广森答朱沧湄书云：“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文同。”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云：“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至清末罗惇齋文学源流云：“文之既立，何殊骈散？西汉以前浑朴敦雅，骈不虑杂，散不病野。”又云：“西京钜子溯两司马，子长源出《左国》，俊宕其神；长卿系出《诗骚》，丽蜜其体。别其外貌，未能强同，要以材力冠绝，通宏相征，一为散体之家，一为骈文之祖。”又云：“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至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迄乎国朝。（指清）骈散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罗氏之言，皆以骈散对举。详其意谊，盖散文亦不过古文之别名耳。而现代所用散文之名，则大抵与韵文对立，其领域则凡有韵之诗赋词曲，与有声律之骈文，皆不得入内；与昔之谊同古文，得包辞赋颂赞之类，其广狭不侔矣。

吾以谓骈散二名实不能成立，不如以尚丽藻者名为文家言，重质朴者名为质家言，或省之曰文言，曰质言。而文质二体之中，又各分有韵文与无韵文二种。如此则比之六代文笔之分，与近代骈散之别，尤为辨章矣。吾今于本书所论之领域，则仍沿用近日散文之谊，而论文笔之骈散，则多用奇偶之谊，读者随文观之可也。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则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合而为十，则偶矣。首奇也，而两耳两目，则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则偶矣。且一奇与一偶相对，则有偶矣。推之植物之花叶，最为吾人之美观者，何莫非奇偶之相杂。易曰：“地之可观者莫如木”。以其花叶之奇偶相杂最显著也。李兆洛云：“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

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駢体文鈔序》）斯可见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不能分其何篇为駢文，何篇为散文也。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曰：“若夫姬公之籍，孔氏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此虽区周孔与诸子为二，实则夏商之文，与周孔之作，皆为治化而作，诸子之作皆为学术而作，皆非为文而作文也。惟其不为文而作文，故其书不以能文为宗，而以布治化鸣学术为主。夫然，故其文辞一任治化与学术之驱遣，而或奇或偶，均发乎天籁之自然，故论文学史者，应以夏商至周秦为駢散文体未分之时代；而自夏商至春秋，则为为治化而文学时代；自春秋以至周秦诸子，则为学术而文学时代，而孔子则承上启下之大师也。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自夏商至春秋）

第一节 总 论

为文学史者，或多溯源上古，始自羲轩。吾则以谓文献无征，不如从略。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尧典》、《皋陶谟》两篇，大书“粤若稽古”四字，则其文经孔氏删述，不得视为唐虞时代之文矣。故今之所述，始自有夏。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盖三代之盛，圣贤在位，其学问皆见诸治化，不尚空言，其史官睹其治化之迹，纪为实录，故其文莫非史也，其史莫非治化也。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

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夏商周三代之治化，于今可考者，莫尚于六艺。而六艺之中，莫要于《尚书》。陈石遗先生《石遗室论文》曰：“《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以史学论。后世之天官书，律历志，本于《尧典》上半篇；职官志本于《尧典》之命官，舆服志，乐书，本于《皋陶谟》下半篇；（孔氏分为《益稷篇》）若地理志河渠书之本《禹贡》，本纪之本《尧典》，其尤显著者矣。以文学论。曾湘乡之杂抄，分记载、告语、著述、词赋四类。窃以为记载、告语、二类，为用最广。《尚书》之典谟，则传状碑志所自昉《禹贡金縢顾命》，皆记事体。《召诰洛诰》，虽中多告语，而首尾实记事体。《顾命》惟韩昌黎曾学之。《金縢》则开后世纪事本末之体。奏议为下告上之言，本于《皋陶谟》，《洪范》，《无逸》，《召洛二诰》，而《皋陶谟》实开徐乐严安二列传之体，徐严二传只载上书一篇，别无他事。赠序为同辈相告语之言，始于回路之相赠，而实本君奭。盖共处一地而赠言者。若郑子家晋叔向之与书，则隔异地而相与言，亦其类也。序跋昉于《易十翼》，《书序》，《诗序》，《射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祭文昉于《武城》，《金縢》之祝词。鲁公之诛贲父，哀公之诛孔子，皆见于《檀弓》。而《周礼》大祝作六辞，六曰谏，则周初已有之矣。”观此可知后代文体，皆源于六经，而《尚书》为尤备矣。非古人好为如此之文，故发明如此之文体也。实治化所有，故遂不得不有此等之文体耳。

第二节 夏代散文

孔子祖述尧舜；称尧之为君，“唯天为大，焕乎其有文章。”又称“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而不与焉。”尧舜治化之盛可知矣。惜《尧典》、《皋陶谟》，非当代之文字，不能论列耳。至禹之治水，则治化益隆。林传甲云：“禹之治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汉唐之盛，其版图不过如是也。雍州球琳琅玕之产，实出于阆（自注汪士译之说如此），故贡道浮于积石焉（自注今青海地）。合黎

若水，今为居延，南海黑水，今为澜沧（自注邹氏伯奇之说如此）。蒙古，青海，西域，卫，藏，缅，越诸地。皆禹迹所至也。李文贞按天度以计里，以蒲坂为枢，则《禹贡》荒服，东起辽东朝鲜，南至闽粤，西迄澜沧，北至克鲁伦河，为邹徵君《禹贡》五服地图所本。纪晓岚讥文贞为闽人，不自外于禹域；则好为奇论，而不晓度数也，呜呼，槃槃大陆，禹甸如此其廓也，沿江海，达淮泗，禹不但以治河为事，且发明航海之学焉，三苗之伐，为汉族拓殖民地也。”（《中国文学史》）大禹治水之功，诸子百家所共称，必非无稽之谈。至当时版图如此之广者，盖古代对于国家之疆域，非如后世之固定；其所归化者，亦非如后世之统一。故古代之国字为“或”字。易曰：“或之者，疑之也。”故引申之为或此或彼之或。明古代之国界，或大或小，或东或西，不如后世之确定也。禹贡版图，疑即禹治水所至各地部落，皆归化臣服者耳。自疑古者以大禹为虫，古无大禹其人之说出，而虞夏之世乃无文化之可言。于大禹治水之事，古代诸子百家所共称者，皆不足信，而独可取决数千年后一二人之私智矣。于《禹贡》一书，自西汉以前人皆信为夏书者，今乃为战国时人不经之书矣。斯学者所不当盲从者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古代治化之文，不外记事、记言二科。夏代之文，记事之最工者，莫如《禹贡》；记言之工者，莫如《甘誓》。

禹 贡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莫高山大川。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济南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淮、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淮、淄其道。厥土白坟，海

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
吠丝、泉、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筐縠丝。浮于汶，达于
济，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
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
土五色。羽吠夏翟，峯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
筐玄纁。浮于淮泗，达于河。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
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荡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
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
琨筱荡，齿革羽旄，惟木，乌夷卉服。厥筐织贝，厥包橘柚锡
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
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
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旄齿革，惟金三品，柶、楛、柏，砺砥砮
丹，惟篚簠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筐玄纁几组，九
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
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荣波既猪。道荇泽，被孟猪。厥
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泉、
絺、纁，厥筐纁纁，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华阳黑水惟
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
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
熊、黑、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
乱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
沔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乌鼠。原隰底绩，至
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
赋中下。厥贡惟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
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道岍及岐，至于荆
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乌鼠，至于太华；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
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道弱水，至于

合黎，余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蟠冢道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出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道沅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滎；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乌鼠洞穴，东会于澧。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訖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此实一篇记水之文，其文字于极参差不齐之中，寓有极整齐排偶之笔。如起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奇笔也。结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亦奇笔也。及篇中“作十有三岁乃同”等句，皆奇笔也。而每州之起则云：

冀 州

济河惟兖州。

海岱惟青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扬州。
荆及衡阳惟荆州。
荆河惟豫州。
华阳黑水惟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其每州之末则云：

夹右碣石，入于河。
浮于济漯，达于河。
浮于汶，达于济。
浮于淮泗，达于河。
浮于江海，达于淮泗。
浮于江沱，潜于汉，逾于洛，至于河。
浮于洛，达于河。
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

其每段中用厥字之排句者如云：

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冀州
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
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兖州
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
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青州
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
五色，羽畎夏翟，峒阳孤桐，泗滨浮磬，惟夷螭珠暨鱼，厥篚玄
纁纁。徐州
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上下，厥赋下上